



## 沙特和伊朗是中东地区两个活跃国家，沙伊关系改善会反映在地区大部分议题上，其中包括叙利亚问题。

如今，在沙特与伊朗复交以后，中东迎来了一波和解浪潮，以至于巴林也与卡塔尔在今年4月12日恢复外交关系，之后于5月15日恢复相互间的民航航班运行。

阿拉伯国家不单于内部与卡塔尔恢复各种交往，且在沙特与伊朗恢复邦交后，进一步完成中东地区的和解。5月1日，叙利亚和约旦、沙特、伊拉克、埃及外长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会谈，共同商讨针对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方案。据报道，与会外长还讨论了实现阿拉伯国家与叙利亚关系正常化的举措。其实，早在2022年3月，叙利亚总统巴沙尔·阿萨德就曾访问阿联酋。这是叙利亚危机以后，叙利亚领导人第一次访问阿拉伯国家，被外界解读为叙利亚可能完成与阿拉伯伙伴的和解。今年2月，土耳其、叙利亚发生地震后，当西方一些国家单派员前往土耳其救灾时，多个阿拉伯国家则将关怀送到了叙利亚。但如果没有沙特与伊朗改善关系之事，叙利亚如何重新融入阿拉伯世界，确实又是个难题。叙利亚外交部部长助理艾曼·苏桑日前对媒体说：“沙特和伊朗是中东地区两个活跃国家，沙伊关系改善会反映在地区大部分议题上，其中包括叙利亚问题。”沙特与伊朗改善关系之后，叙利亚与阿拉伯小伙伴们改善关系之事迎刃而解。

### 和亦难

无论教派分歧，还是地缘政治、地区利益方面的考量，中东各国之间有着矛盾，甚至有冲突，都并不稀奇。二战之后，在以色列建国之后，直至20世纪60年代，光阿以之间的中东战争就打了五次。这还不算至今为止仍时常发生的小规模冲突。

1991年，中东和平会议终于在“以土地换和平”的原则基础上，令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坐下来谈判。可之前之后，无论是两伊战争，还是海湾战争、伊拉克战争，直至近年来的叙利亚内战、沙特与胡塞武装作战等等，总体上看，中东一直处于多有热战的状态。

不是没有人从中斡旋。

譬如1978年，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出手斡旋，使得当时以色列与埃及领导人在戴维营签署和平协议。对当时的埃及总统萨达特来说，这是非常有勇气之举。在冷战时期，在阿拉伯世界，许多人指责萨达特背叛了支援他的苏联，投入美国的怀抱。最终，萨达特遇刺身亡。而他留下的一大遗产是——埃及终究从中东战争的备战状态中脱身，开始发展经济。

1993年，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又一次成了斡旋场合的明星。当时的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、以色

列总理拉宾在白宫签署《奥斯陆协议》。但特别令人遗憾的是——拉宾竟然与萨达特一样，遇刺身亡。

克林顿之后的美国总统中，最为热衷在中东有所成就的，就是特朗普了。在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的第二任期后期，曾经拉郎配一般撮合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和好。2020年，从阿联酋到巴林，再到苏丹、摩洛哥，一些阿拉伯国家纷纷与以色列建交。特别是2020年9月15日，特朗普拉着以色列、阿联酋、巴林，在白宫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，命名为《亚伯拉罕协议》。这当然看上去很美——毕竟，犹太教、基督教、伊斯兰教这三大宗教都认为亚伯拉罕是始祖。但随着特朗普任期届满、拜登上任美国总统以后，美国在中东的所谓促和似乎有所减缓。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重又一番剑拔弩张。就在当地时间5月22日凌晨，以色列军队对纳布卢斯的巴拉塔难民营发动突袭，其间与当地武装人员发生冲突，造成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、6人受伤，多栋房屋受损。

美国的中东斡旋，为什么看似有成效，实际难奏效呢？十多年前，《新民周刊》记者曾听军事专家尹卓少将做过一个讲座，其中提到美国难以在中东斡旋成功的最大原因——因为美国在中东有自身特殊利益，其必然支持以色列，由此往往拉偏架，导致的结果是中东阿拉伯国家表面顺从美国，实际民间社会有很大的反美情绪与“反美温床”。而在美国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下，还会利用这些“反美温床”行自己的“好事”。譬如本·拉登就曾与美国合作过。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